



回忆中的永恒

上

河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良元

封面设计：庄珠娣

回忆中的永恒

上

[捷]古斯塔·伏契科娃 著

谷中泉 梅 玲

赵秋长 赵抱力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9.125印张 224,000字 印数：1—3,8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86·104 定价：1.80元

ISBN7-202-00040-7/K·9



从苏联返国后的伏契克（1936年）



童年时代的
伏契克和他的妹
妹莉布莎



伏契克和他的夫人古斯塔·伏契科娃

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我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因为我不能、而且也不愿
与当时的生活环境妥协。
我坚信，在这次战争结束之后，
新的时代必然来临。
只有疯子才会让那些
统治过第一共和国
并把我国人民引向灾难的人们
重新上台执政。
为了不至出现这种情况，
我才从事地下斗争。
换句话说，
我的地下革命活动
正是为建立未来的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而进行的斗争。

1943年5月20日尤利乌斯·伏契克
受审时对纳粹法官克利伦格的回答

写在《回忆中的永恒》一书的卷首

戈宝权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
你们可要警惕啊！”

——伏契克在一九四三年
六月九日写的最后遗言

回想起来，那已是三十七年以前的事啦。一九四九年年初，当北国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季节，我路经苏联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住在国际旅行社的切留斯金旅馆。就在这家旅馆近旁的一个小书店里，我买到了一本俄文的《临刑前的话》，这实际上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英雄尤利乌斯·伏契克写的不朽名著《绞刑架下的报告》俄译本最初所用的书名。

伏契克的这本最后遗著的篇幅并不很大，但它的每一页上都洋溢着和透散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息。伏契克本人的那种献身革命事业、临死不屈和从容就义的崇高精神，深深地感染并鼓舞着我，因此我差不多是一口气就把它读完的。

当我读着这本感人至深的书的时候，我好象来到了布拉格的叶林涅克夫妇家，这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的美好而又温暖

的春夜，伏契克就在他们家里被称为“盖世太保”的德国法西斯秘密国家警察所逮捕。我仿佛跟着伏契克来到审讯他的佩切克宫，看到他遭到严刑拷打，遍体鳞伤，差不多失去了知觉，但他怀着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事业的必胜信念，没有招供过一句话。甚至当德国秘密警察把他亲爱的妻子、革命斗争中的亲密战友古斯塔·伏契科娃带进来，要他们当面对质时，他仍恪守革命的约言，回答道：“不认识！”我好象又来到了他被关在庞克拉茨监狱的第“二六七”号牢房，他直挺挺地俯卧在铺在地板上的草垫上，他不能移动身体，不能自己进食，但死而复生的他却又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接了“五一节”的来临。他的革命信念是无比坚强的，用他的话来说：“我为欢乐而生，我为欢乐而死！”我又好象看到那个名叫阿多尔夫·科林斯基的捷克监狱看守，怎样冒着风险利用他在走廊里值班的短暂机会，偷偷地把纸和铅笔拿给伏契克，于是他就断断续续地写他的札记，这就是他遗留下来的名著《绞刑架下的报告》。他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从牢狱中秘密写给他的夫人古斯塔的一封信中曾说：“我决不投降，决不让步，我也决不让我的生命的另一部分，在这间白色的二六七号牢房里不留丝毫痕迹地就完全毁掉。因此，在我从死神那儿窃取来的时间里，写着捷克文学的札记。永远不要忘记把这些札记交给你的那个人，正是他使我能够不完全死掉的。”伏契克在庞克拉茨监狱度过了四百一十一天，接着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十日被解押送往德国柏林，八月二十五日被判死刑，九月八日的凌晨就死于法西斯刽子手之手。伏契克的夫人古斯塔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在德国法西斯失败和投降之后，方从德国的集中营里解放出来，她找到了庞克拉茨监狱的看守科林斯基，逐渐把保存在各地和各个人手里的伏契克的遗稿收集起来，编辑并出版了他的遗著《绞刑架下的报告》。

这本被翻译成为世界各国语言的书，是振奋人心的。我当时

心里想，应该把这本书尽快地译成中文，介绍给我 国 广 大 的 读者。就在这年四月，我参加由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金色的布拉格，出席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当时捷克方面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年轻的汉学家赫尔德里奇卡，经他的介绍，我终于在捷克国民议会的会议厅里见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成员、伏契克的夫人古斯塔·伏契科娃。正象伏契克笔下所写的，这个身材不很高大，长着一双善良的大眼睛的革命女性，在她的身上有着多少革命力量和生命力啊！在初次见面时，我紧握着她的双手，向她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她的尊敬和问候。这正是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南京的胜利消息传到会场的时候，会场顿时欢腾起来，各国的代表都纷纷来向我们致敬。当时承伏契科娃在我的签名留言本的第一面上写了这样几句话：

Борюшим китайскими товарищами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с победой
и верю, что не долго и придет
день, когда будет весь Китай
свободен!

Зуся Фурикова

23/4. 49г.

亲爱的中国同志们：

庆祝你们的胜利，并相信全中国获得自由的日子，

不久即将来临！

古斯塔·伏契科娃

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我当即表示，要把伏契克的书翻译出来，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承她的好意，第二天她就把《绞刑架下的报告》的捷克文原本和英、法等两种文字的译本，还有伏契克在监狱中写给她和亲人们的几封信都送给了我。当我返国路经哈尔滨时，才知道这本书已经有了刘辽逸根据俄文的译本，题名为《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看到这本书已有了最初的中译本，也可说是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

二

伏契克虽然英勇牺牲了，他没有能活着看到战胜德国法西斯的日子的来临，但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并没有把他遗忘。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哥特瓦尔德追赠给他最高的白狮胜利勋章和民族英雄的称号；一九五〇年捷克名画家许瓦宾斯基创作了有名的伏契克画像，这幅画像曾荣获国家奖金。当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在波兰的首都举行第二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时，世界和平理事会又授予他以国际和平荣誉奖金。我记得当时正应波苏友好协会的邀请在波兰访问，曾有机会参加了这一盛典。接着我又应捷克斯洛伐克文化部的邀请去捷克访问，在布拉格我重又见到了伏契克的夫人古斯塔·伏契科娃。我到“自由”出版社的编辑部和她的家去拜望了她，承她把刚出版的《伏契克文集》第一卷《绞刑架下的报告》和许瓦宾斯基作的伏契克画像送给我。她在只有一百本的用羊皮精装和顶端涂金的书的里封面上写着：

Julius Fučík
REPORTÁŽ
PSANÁ NA OPRÁTCE



*Спорочно и гласно
доверен из Бео-граде
ко време по пребывању в Праге
на добру пам'ять
Мила Фурникова
Прага в декабре мес. 1950 г.*

Praha 1949

NAKLADATELSTVÍ SVOBODA,

亲爱的和尊敬的戈宝权同志，
纪念他在布拉格的访问。

古斯塔·伏契科娃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于布拉格

从一九四九年我国建国时起，我就在莫斯科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一九五一年九月下旬，伏契科娃率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观礼代表团路经莫斯科到北京参加我国的国庆庆典，我曾到机场去为她送行；十一月十一日她经莫斯科返国时，我又到机场再次为她送行。

这样经过了七年之久，一九五八年十月我到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参加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时，想不到在亚非各国和东欧国家的观察员当中，我又见到了古斯塔·伏契科娃。在会后我们都应邀到塔吉克加盟共和国的首都斯大林纳巴德（现改名为杜尚别），参加波斯和塔吉克文学的始祖、大诗人鲁达基的诞辰一千一百周年纪念。曾经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陪同伏契克访问过中亚细亚各共和国的伊达·拉德沃林娜，这次又陪同伏契科娃。承她送了一本她写的回忆录《关于尤利乌斯·伏契克的故事》（一九五八年“苏联作家”出版社版）给我，我当即请她们在书的里封面上题了字。拉德沃林娜这样写着：

戈宝权同志惠存，
纪念在塔什干和斯大林纳巴德的相会。

伊·拉德沃林娜
五八年十月十五日于斯大林纳巴德

接着伏契科娃也在书上写道：

亲爱的戈宝权同志，
全心地、怀着最美好的祝愿，希望我们能再次在布拉格

Тов. Гз-Бах-цванг
 с интересом читаем. На
 пишите о детях в Танкере
 и Срашмабаде. А. Рахматова.
 Срашмабад 15/8-58

«...Делая ту же работу, что у
 меня здесь, я бы хотел быть там,
 у вас. Вот это была бы жизнь»
 (Прага. Июль 1937 года)

«...Я выпил именно за нашу
 дружбу. И если вы в ту минуту
 вопреки расстоянию не почув-
 ствовали этого, я вам теперь об
 этом хотя бы напишу».
 (Прага. Сентябрь 1936 года)

Из писем Юлиуса Фучика
 зарубежному коммунисту
 Драгану Вагнер и Радево-
 вой И. — автору этих рас-
 сказов.



Дорогому тов. Гз-Бах-цвангу
 из всего сердца с самыми
 красивыми пожеланиями
 и с надеждой, что мы встретимся
 еще в Праге или в Пекине

Срашмабад 15. 10. 1958
 в день 1100 летнего юбилея Рудани
 Гуоля Фучикова

或是在北京相见。

古斯塔·伏契科娃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于斯大林纳巴德，

时为鲁达基一千一百周年纪念。

从那时起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我们虽然未能再有机会相会，但我心里是时常想念着她的。高兴的是在一九六五年我读到了她写的《回忆尤利乌斯·伏契克》的俄译本。这本书由《霍坚麦尔日村》、《地下斗争》和《在狱中》等三部分组成，主要是回忆伏契克在德国法西斯入侵后从事地下工作直到被捕和英勇牺牲的情形。后来我又读到她在一九七一年写成的《和尤利乌斯·伏契克生活在一起》的俄译本，这本书从一九二三年她同伏契克相识时写起，回忆了他们怎样在一起生活，一起参加工作和战斗，一起在苏联访问，而且不少事情是根据伏契克的父母、两个妹妹和亲戚提供的史料写成的。这两本书在一九七四年由苏联“进步”出版社用《回忆伏契克》的书名出版。这可说是一部关于伏契克的完整的传记，而且是他的夫人和战友根据第一手的史料写成的，因此能使我们对伏契克的一生有个全面的认识 and 了解。

三

伏契克的一生是短促的，他只活到了四十岁，但他毕生为革命事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的被捕和壮烈牺牲更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无限崇敬。

尤利乌斯·伏契克于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生在布拉格的斯米霍夫工人区的一个钳工的家庭，母亲是个女裁缝。他从小就热爱文学、音乐和戏剧，而且还曾当过小歌剧演员。当他十岁时，全家迁到捷克西部的第二大工业城市比尔森，他的父亲在斯柯达

军火工厂的制炮车间工作，于是他就开始接触到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生活。在伟大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他在一九二〇年参加了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青年联盟。当一九二一年十八岁时，他又加入了刚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就在这一年他从比尔森来到布拉格，进了查理大学的文学院学习，而且从这时起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和新闻记者的工作。早在一九二〇年他当过比尔森《真理报》的记者，一九二三年成为左翼杂志《社会主义者》的记者，一九二六年成为政治和文艺评论杂志《创造》的记者，一九二八年担任《创造》杂志的总编辑和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编辑。三十年代初伏契克曾两次秘密到过苏联：第一次是一九三〇年，在四个月当中他访问过中亚细亚，返国后他写成了一本通讯集《在我们的明天已成为昨天的国家里》。由于他在各处做过多次关于访问苏联的演讲，被反动当局指控有宣传苏联的罪行而关进庞克拉茨监狱；一九三四年，他化名为卡列尔·马列什博士，作为《红色权利报》的记者再次秘密到了苏联，重访了中亚细亚。在两年的居留期间，他为国内的报刊写了不少通讯文学，编成了题名为《在亲爱的国土上》的通讯集。想到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我曾作为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常驻莫斯科，而伏契克则是作为党报的记者秘密到苏联的，因此我们虽同在莫斯科，但却无法相识和见面。他在一九三六年回国，一九三八年九月德国法西斯进军捷克。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国法西斯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他就转入地下工作。一九四一年他化名为霍拉克教师，建立并领导了地下的第二个党中央，出版发行秘密的《红色权利报》。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他不幸被捕，囚禁在庞克拉茨监狱。他受尽严刑拷打，死而复生，在监狱里秘密组织了“监狱集体”的斗争，写下了不朽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直到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凌晨四点半钟，在德国柏林勃洛琛泽监狱中唱着《国际歌》从容就义。

他一生中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他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也就是在他被捕前的三个月，为《红色权利报》写了一篇《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的文章，其中就讲出了他的信念：

“我们共产党员热爱生活，……我们共产党员热爱人民，……我们共产党员热爱自由，……我们共产党员热爱创造性劳动，……我们共产党员热爱和平，……我们共产党员热爱自己的民族！

希特勒匪徒入侵以后，对所有共产党员开始了最残暴、最野蛮的迫害。我们遭到严重的打击，我们被投入监狱，被折磨蹂躏，被打死，他们千方百计地设法消灭我们，从肉体上消灭我们。但把我们消灭了吗？没有！相反，我们的力量日益壮大，来自人民的新战士团结在我们旗帜之下，在最后的、决定性的战斗的前夜加强着我们的队伍。

我们不容许任何人阻止人民在走向自由、和平与正义的光荣道路上前进。无论谁都再也不能阻止人民前进了！我们并非白白地经受了最近几年的严峻的考验，我们人民烈士的鲜血不是白流的！”

伏契克正是怀着这种坚强的信念去迎接死亡的。因此他在庞克拉茨监狱中写道：“我并不后悔，我丝毫不悔恨。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并且我是甘心乐意地做了。”据古斯塔·伏契科娃回忆，在佩切克官的黑屋里他们两人见面时，伏契克曾对她说：“我知道我正向死神走去。只有奇迹才能拯救我。但是，奇迹是没有的。然而，请相信我，我根本就不把死放在心上。”

四

现在再来谈谈《回忆伏契克》的作者古斯塔·伏契科娃吧！

古斯塔·伏契科娃是在一九二三年六月最初同伏契克在布拉格相识的，从此就结下了很深的友情，他们在一起参加工作和进行革命活动，在伏契克的教育和帮助下，她在一九二四年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从而成了他最好的同志和亲密战友，并于一九二九年结婚。在伏契克被捕之后不久，古斯塔也相继被捕，而且被关在庞克拉茨监狱伏契克的牢房下一层不过三、四间远的地方。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曾多次提到了她。如他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这样写道：

“今天夜里他们要把我的古斯蒂娜^①送到波兰去‘做工’。……今天我的整个脑子和心都被古斯蒂娜占去了。她品格高尚、诚挚热情，她是我艰难而不安定的生活中的珍贵而忠贞的伴侣。

这就是我的战友！在这个面貌端庄、有一双脉脉含情的孩子般的大眼睛的小个子女人身上，蕴藏着多少力量啊！斗争和经常的帮助使我们变成了一对永恒的情侣，我们不只一次而是数百次地在生活中感受到那初次会面和初次抚摸时的激情。无论在欢乐或忧愁、激动或哀伤的时刻，我们的心总是跳动在一起，我们的呼吸总是溶合在一起。

多少年来我们一块工作，完全象朋友似地互相帮助。多少年来她都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批评者。如果没有她那爱抚的目光督促着，我便很难写下去。多年来我们并肩参加

^① 古斯塔的爱称。

过无数次斗争，多年来我们携手游逛过使我们着迷的城郊。我们经常陷入贫困，但我们也感到过极大的快乐，因为我们拥有穷人的财富：那就是内心的一切。

你要问古斯蒂娜吗？古斯蒂娜是这样的人：

那是去年六月中旬戒严时^①的事了。她在我们被捕六个星期以后第一次见到我，在那痛苦的六个星期里，她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苦苦地思索着人们传给她的关于我死去的消息。她是被叫来‘软化’我的。

‘你劝劝他吧’，当她同我对质时，反共科的科长对她说。‘劝劝他，让他放聪明点。不为自己着想，至少也该替你想呀。给你们一小时的时间考虑。如果他还是这样的顽固，今天晚上就把你们俩都给枪毙了。’

她用爱抚的目光瞟了我一眼，然后简捷地回答：‘科长先生，这对于我不是恐吓，倒正是我的最后请求。你们如果要处决他，把我也一起枪毙好啦！’

这就是古斯蒂娜！这就是爱情和坚贞！

他们能夺走我们的生命，不是吗，古斯蒂娜？但是他们夺不走我们的荣誉和爱情。”

伏契克同一天在监狱里写的《我的遗嘱》中也有这样的话：

“经历过这次最后的斗争而活下来的同志们，以及继我们之后参加斗争的同志们，我紧紧地握你们的手。我替我自己也替古斯蒂娜握你们的手。我们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义务。

① 指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统管捷克和摩拉维亚的德国法西斯纳粹头子亨德里希被暗杀，德国法西斯要为亨德里希报仇，就在全全国宣布戒严，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并将利迪泽村庄夷为平地。